

茗盃談

甬上 屠本峻 著

友人 聞繼龍 閱

外孫 范汝植 校

屠本峻序曰存心為志發言為詩詩本當  
言應難輕論矣自昔孔門惟商賜可  
言也  
代亦固嬰能說今欲詳言之則披靡  
浮深言之則枯澁而晦滯華言之



而味漓婉言之則妖冶而句媚是知玄之  
又玄之中有不即不離之妙也予性本如  
愚聞罕知二談從水月鏡花悟在金鷄香  
象究竟體裁辯章情采自謂標凌材木似  
勻銖兩於漢臺創取心肝豈須結果於南  
手偶染一癘遂窺半豹深慚名理總屬厄  
言客每過談以香爐茗盃佐之遂爾命篇  
茗盃談三十一章

夫詩宣鬱暢之音故驅縱無常態詩持性  
情之本惟婉懿為良材五色相宣情文  
璀璨八音諧克齒頰爽調則必情采無  
備然後性情可表是知表性之具其道  
在風也夫風于何託託之情采而見若  
情而不采終非鼓物之鴻詞采而不情  
是豈由衷之雋永故曰鼓萬物者莫疾  
乎風感人心者莫善乎詩尼父刪詩先

國風而後雅頌

詩理淵宏才情宛委興象雙融情文並舉  
故漢唐之詩風標言外宋人之詩理顯  
言中故挂角有痕泥象無致風雅之道  
遂爾寢聲夫詩非學無以成其才非才  
無以晰其情非情無以昭其采非采無  
以融其理非理無以安其詩嚴儀卿謂  
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致也若

興象未呈句經旬而靡得風神既至篇  
頃刻而輒成當是之時豈緣窮理匪係  
讀書嚴氏謂詩有別才非關理也詩有  
別趣非關學也然外理以言詩外學以  
博趣是張空拳以交刃然尚理以言詩  
崇學以廣趣是售鼠璞以炫珍尚理學  
者故失之而舍理學者亦未為得也惟  
不涉理路不落言詮情以行之風以運

之學以充之理以貫之神以悟之此韻  
士之玄談風人之韶旨

夫詩本心聲宜鏤志于雅韻詩惟物采務  
績情于錦心則知聲是情條采惟聲貌  
在昔風人之什春容大篇寂寥短語莫  
不緣藉才情憑凌氣骨而發為日新之  
業者以此

語貴璣瓏非胸涵丘壑者不能吐納風雲  
意貴透徹非腹笥古今者不能籠罩宇  
宙是以不標韻致則木色死聲總謝風  
雅之林不含警策則腐爛烟燻終淪學  
究之肆不遠不近匪虛匪實即閉戶而  
志達八方雖栖形而神超千古  
花月寓境安閒者助其愉快憂患者增其  
慘悽是境非有異而所寓移之詩文言  
志清圓者便屬賞心庸腐者遂沉苦海

是志各不同而發言係之夫達觀則心  
能殺境鈎玄則文可雕龍

涉壑攀林逸士得詩以領其趣雲蒸霞蔚  
騷人得詩以吐其奇慷慨牢騷志士得  
詩以鼓其氣批紅判白韵士得詩以攬  
其芳撫景會心緣情寫物水無過雁之  
情雁無留影之跡興象兩愜篇有無窮  
之景情性雙投句無不暢之懷

詩以言宣言由人異者才也下字貴響造  
語貴圓者情也獨繭抽絲連環標致人  
多我寡人難我易者才運乎情也玉振  
金聲明霞散彩者情彰乎才也詩無論  
竒瓌沉着雋爽聲無論宏大清圓嗶緩  
務使昭朗本色方能警拔風神劉勰曰  
鉛黛所以飾貌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  
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乎情性

詩人之體以正葩為尚賦家之旨以麗則  
為工遡其極致亦惟興象情致相與周  
旋必使典雅而不入于模稜澄淡而不  
淪于閏闕俊逸而不涉乎華綺弘奧而  
不墮于沉晦悲涼而不背乎古直竒肆  
而不傷于鬼怪清新而不蕩乎雕琢敘  
述而不夷于俚俗高遠而不離于近細  
精密而復有乎蕭疎崢嶸指事之中警

策遞來聯絡窮情之際名言聿起綢繆  
一字寒谷春回婉變數言焦山冰沃  
至如松風蘿月宜賡冷淡之朋泣露淒風  
堪訊落魄之侶登山臨水邀逸曠以倡  
酬梅下雪時結艷冶而繾綣是以莊語  
麗詞長篇短什各有韻度要在剪裁安  
得恣逞狂瀾漫無止泊乎徐昌穀所謂  
寫物繪色倩盼各以其狀隨規逐矩圖

摘情未篇

方巧獲其則是也乃知金在鎔而鑄  
可施筏得濟而崖岸可躋理在敷韻  
必符實務使德音歸乎典則而已  
自漢及唐詩經九代元首股肱起賡喜和  
翰林子墨練染箋濡逐臣吊湘蒞以興  
纍棄婦託池蒲而申詠幽人韵士迎意  
於葉落之晨機女戍夫引心於蟲響之  
夕又有蘭閨柘館坊曲章臺雲衲霞衣

變童游女或藁砧惆悵或瑤瑟清冷或  
勻眉璧月之前或纖指銀屏之上或情  
投芍藥之花或恨結蒲萄之樹或游目  
騁懷遠想出于鴻域或舌來筒往幽探  
命爾巾車雖任用無方情文各異莫不  
申夫款洽之言成其朗潤之韵清文擘  
擘繽紛五色之箋雅致翩翩攬結三芝  
之秀則知心之所至興藉才情詩之所

尚風無乎雅矣

石韞玉以山輝川含珠而澤媚吾以是而  
例詩矣夫其荷九代之體裁度五音之  
繁會綜諸子之文心闡一乘之玄旨理  
會歸全領悟融洽於是為圓為方為短  
為長為鬱為蒼為玄為黃此括匠之從  
衡參互恒度自若也

性有巧拙才有速遲要在辨博宮徵理會  
源流夫潘岳十年吟稱古鏡何誼一夕  
賦賞瀟湘乃知詩尚神情風采不論遲  
速拙工若鬪巧而速馳驟罔操其衡轡  
養拙而遲陶冶不根于性靈既乖本色  
總屬虛囂率易麤浮繁險儼靡則亦未  
可以風人目之也

夫騷人墨士觸物興思長吟迷志者樂可  
見矣昔人論國風好色而不比於淫靡

騷怨悱而不比於怒是故浮靡之詞不  
可以言采者為其非情也狄成之音不  
可以言情者為其非采也又曰今才穎  
之士刻意篇章往往侏儒大雅糟粕微  
言理窒者藉淺薄為冲夷詞溺者組紛  
華為綺麗假令淺薄可師而無采也則  
倩盼淑姿何須于鉛黛紛華足尚而無  
情也則絳青艷色胡生于蒨藍萃之者

淺而味淡詞浮而氣漓情與采幾兩失  
之矣嘗誦斯言良深太息

且夫夏忠商質周文三代損益此言乎政  
也世際雍熙詩多溫厚時方乖戾詩尚  
澆漓治世以安樂成音亂世以流離興  
怨亾國以哀思忤情薄俗以妖艷成風  
由斯而談聲音之道寔與政通矣  
弘嘉之際詩尚風骨而貴才情起衰振隊

沿波而討源風神韻度百家殊調俱稱  
席上之珍隆萬以來詩尚形聲而務摹  
擬執耳纒韉逐流而赴溟面目齒牙千  
律同風競據有巢之木今復厭面目齒  
牙而構怪聲險律旁門錯路日驚月矜  
不可枚舉此關氣運遞遷非由人工漸  
染所謂聲音之道與政相通者於茲益  
信矣

詩者情也風也牧童壤父村唱巷謳一皆  
緣情起興亦能賅理敷言雖淺深雅俗  
古今南北之不同能使人一唱三歎其  
迨國風之真者乎至如作竒怪之語難  
可諧音為儂靡之詞曷由抽緒是豈可  
解不可解始為妙道乎抑未經人道之  
言此秘纒洩乎請質之執牛耳者  
詩尚才情體標風雅語多韶令意自貫味

若求工一句之間務去陳言著意一篇之內必刪梗葉專裁雋語模象雕龍類采竒葩鈎深致遠將見題自為題篇自為篇人自為人意自為意咸不由于性靈亦罕聯乎脉絡奚但太丘道廣亦且一鉢盂飯可供千聖賢也

尚理學者詩必纂經義為門庭習禪誦者詩必主宗乘為欄柵既遠性情徒恣胸臆一着色相遂阻風神世來作者此患彌多嚴氏謂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惟在妙悟夫嚴氏單提悟字教若西來非謂詩之道即是禪之道也古之禪僧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又曰猶抱琵琶半遮面不令人見轉風流雖引詩語以示禪意亦因禪意而示詩教也何今之人執泥詩道即禪道之言

而立之論云禪之道當下便掃不立文字此禪訣也亦詩訣也夫以當下便掃在禪道不立文字乃可如是若詩道爲可如是而云亦詩訣也嘗見今時作詩者一入禪門遂作禪語成詩如初學比丘硬打禪話酬對五字七言讀之茫然固常沉酣比興沐浴風雅似不乃爾以溫柔之體運俊逸之才以雄博之才發

痛快之韵雖才調不同一皆精神鼓動若情興未至風神不附即閉門覓句務求工而反拙對客揮毫騁多菽而躋險膏肓一入盧扁奚施

詩之有致可以意悟不可以言傳詩之爲教可以漸滋不可以驟得世有獨負才高凌駕屈氏騷壇自標學博渺視杜家武庫一詞未當其神已厲於九霄一調

未安其志欲超乎千古師心獨在孰能  
勝予此風雅為之一厄也

詩貴景真學從性近若交鮮通家務致非  
角之辭識繞半面必鑄刻頸之語此陋  
習也質本朴茂恒吟雕綺之章才寔溫  
夷競奏激昂之韵此實行也是以朝夕  
推敲惟忙屬對篇章揮洒祇為應緣與  
其陋也寧冥

古者列國有風五方各自成音十五有難  
並奏如周召秦晉之殊調關雎麟趾之  
殊興蘋蘩芻蕘之異情小弁黍離之異  
怨自屈父刪定而後雅頌各得今不登  
古今之氣運南北之音調隨其嗜好妄  
肆譏評爰登漢將之壇人咸望拜冀遇  
驪龍之頷誰是先探

文如臨画曾致慨於昔賢詩類書抄竟沿

流於今日又有學叔敖之言笑作自己  
之衣冠似叔敖與否不暇顧者然其能  
薄欲大腹憚心高徒知造語必務奇怪  
綺麗以艷人之觀下字必拈驚蟬哀玉  
以聳人之聽及爾覈其用事不知事出  
何書扣彼安身罔解身安何地雖云造  
語下字可不拘出處來歷是必因物賦  
物探本資源然後富有日新方能德盛

業大即空口虛談何嘗不怡神快意  
擬三百篇十九首朱鷺翁離艾而張上之  
回等若使無句不肖終成画史之貌形  
即使無句相同又類村翁之杜撰今有  
擬古詩及樂府者自序云用擬如吳寬  
之營新豐市不失尺寸即鷄犬亦籠識  
其家豈知登傀儡戲場衣冠具而生氣  
無也夫國風樂府別有言辭韻度後人

無用再擬也儻能自闢疆場別新景象  
造竒車於閉戶合古轍於通衢即令居  
我夜郎不知漢大猶得瞠眙露腮歌風  
詠雅

嚴氏謂看詩須具金剛眼庶不眩於旁門  
小法予謂辨詩須稟靈慧性方能別夫  
冷水勞薪具隻眼者因才以致極猶可  
幾也稟靈慧者超悟以成能不可及也

是之謂大辯才今之敘人詩文謂可方  
古人又謂可勝古人又謂古人謝其不  
敏銖銖兩兩以較工尺尺寸寸而衡齊  
將使匡衡遜其說詩人願罕解劉勰愧  
其雕龍文心遠謝鍾璫讓其品藻雌黃  
莫慙嚴羽避其吟卷繩準難施總之論  
揚太盛燕雀偏衡未能坐山椒以數秦  
州據上流而放急舸也

古人植遭逢之地發寄託之懷後人以一  
已聰明改前人意致如誰忍窺河漢遙  
迨望女牛改問女牛曰窺河漢問女牛  
斯為妥當神交作賦客力盡望鄉臺改  
目盡曰神交目盡斯為精切九月寒砧  
催木葉十年征戍憶遼陽改下葉曰下  
葉城遼陽郡何等典實遠公遁跡廬山  
岑開山幽居祇樹林改開士曰遠公開

士庶其相配片石孤峰窺色相清池皓  
月照禪心改孤雲曰片石孤雲殊不犯  
重諸如此類寔繁有徒持此點金之方  
施於迴鐵之手也

詩貴大雅非凌空泛駕以為句亦非窮搜  
竒驚以為致此通人作者在昔之持論  
也若執以為句在于斯致係乎此則上  
而十五國風中而離騷十九末而三唐

體制俱為下乘矣若因叔世斯風不振  
乃思所以變易焉不得不許以偏師取  
勝是誠揀一時頽弊終不冝遵為墨守  
何也蓋詩自有正大光明之體圓神不  
滯之用若止用偏鋒為日已久得魚兔  
而尚守筌蹄幾何而不入邪魔鬼窟矣  
其頽風者淪胥以亡則將來君子亮必  
有以取裁之美方今輪圓廣大日月新

朗時際右文之朝人懷竒瑋之業耳目  
之炫竒心志之尚竒故出言而為竒詩  
發語而為竒論靡所不竒者以余之庸  
學淺識膠固鄙陋自不當與炫竒尚竒  
者軒輊而談也固嘗誦古人詩大雅久  
不作吾衰竟誰陳蓋深歎大雅之凌夷  
而詩難乎其為詩矣要在風雅為骨  
麗為材正大為格斯足尚矣

嘗謂近時風尚，甫解之乎，輒便呼啞，稍習  
聲耦，遽壽棗梨，人靡不握管城以構詩。  
詩無不丐玄晏而為序，序無弗並漢魏  
而薄錢劉，搢詩策以過訪，牀上愁其深  
坐，挾詩筒而出視，卷中題遍名公詩道  
崇尚無過今日。清風輟響亦無過此時。  
予談鋒甚鈍，宜枯坐榻上，庶可藏拙安  
得與騷雅士啜茗以談，遠韻臨楮而撰。

謬詞無益，唐突享帚，無慚殊為癡絕矣。  
湯太史賓尹曰：詩之廢也久矣，情之所不  
必至而屬對，需之景之所不必有而押  
韻，需之才非屈宋交，非蘓李吟，非澤畔  
別，非河梁，淒切之音，便其易好，廣騷擬  
古，豈必愁思亦有性，憎杯勺習語，拍溪  
質本枯癯，競陳趨艷，諺所謂強笑不樂  
強哭不悲，無情等於衆人，不韻方之士。

鼓知其無當也

詩序畧

○談詩如談禪

今之人人稱詩亦人人稱禪自吾近日  
逢人衣冠之族着衲持齋徃徃而是所  
居處無不懸佛作禮案無不置經軸相  
與談無不印及性命禪道之盛無今日  
過者然高曠之性或借以浮游不類之  
徒至竄為窠窟禪之弊亦無過今日豈  
惟弊也既且滋甚予嘗以為今日之禪

髡者頭似我輩舌似要之未寢其皮安  
論神髓其於詩亦然天地化工之妙微  
特今與昨變朝與暮殊同時共刻針芥  
不容之間大地眉端山河瞬盼呼之氣  
轉而為吸初念脫而為二念即已陳陳  
不堪覆拾譬之既謝之花既稿之葉重  
枯枝上必無生理而况其聲音字畫之  
粗乎見形而起影緣像以索真高樹深

雲終慚舐唾鳳凰鸚鵡未免捧心馬前  
之乎不識宮徵莫辨桓成五字七字  
稱詩句撮合前人一字兩字輒稱詩人  
乎石頭卷詩○詩文之業甚專小夫泛  
學資非絕代書未破萬卷而輕牙管之  
攘不揣已甚亦有才凌飛兔學勤抱犬  
服蒼負麓終屬垢囊倒筆傾筐不堪銘  
鑄此道神矣精思不得或率爾得之歷

歲月不得一朝得之閉門搜述不得狂  
走得之子長好游游竟竒其文章夔州  
記永州詩雖幽室之思不能措也  
吳太學從先曰文至今日標格既簡鑒賞  
不得不詭襲律呂以司聽而變宮變徵  
者之易其響耶夫南北易韻朝夕變體  
以尋常可憎之局面欲開隨時羨艷之  
眉睫非有觸法誰復豁觀李贄皇所

譬如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文之為物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一切珪璋特達古怪嶠艷於花快於月渺於烟冷於雪致萬殊也而非靈弗神即觀之閣外霞何以明水何以漪倘霞漪塊然一物何以五色相宣千波爭媚魚龍濯以玄錦珠璣遜其晶光其中有神非力所運也

子丑文選

序○立言貴有實際駕空高論影響自疑焦太史竝云身居一室而指顧寰海之圖家蓋屢空而侈談崇高之奉有肯哉○宏博者尚郁陸尖巧者愛踈美然文章期於官樣小家貽笑大方白樂天云量大厭甜酒高才笑小詩蓋有謂也

小窓自紀二條

屠本峻曰今海內談詩靡不握竒吐豔未

經人道之語鏤骨雕心盡洩玉燭之房  
然而唯黃月旦甚無當于談詩也以予  
所見若湯嘉賓以參禪之語而談詩則  
可奪野狐之魄吳寧野以靈神之致而  
論文斯可朗昏塾之衢今節兩家之文  
作談益醍醐俾飲之者頓漸咸悟而披  
之者膏肓輒起矣人言此可與韶音令  
詞者道也余將執而問諸

